

众生·人民路

牵心之手

| 王顺法 文 |

2020年秋高气爽时节,内蒙古科尔沁的文友周兄来我处做客。临别,为让友人领略一下家乡的地域文化,我陪他逛了一下陶瓷市场。在熟识的艺人店里,见他对一把竹节提梁壶爱不释手,我马上抢先买单相赠,这让文友脸上满是谢意。

出壶店,走向停车位,忽听有人在用古筝弹奏《晚秋》。其曲弹得如此情真意切,仿佛是专为我与周兄的分别刻意而奏,这让我心中有了种莫名的感激。

循声而去,古筝声是从一家叫“聚雅轩”店号里传出来的。

窗户内,俯首的抚箏者,乌黑的刘海遮着了脸,一件白底蓝格的秋衣,脖子上系着一条粉色的纱巾。

我与周兄听着这曲《晚秋》惜别,没想到,此曲一如无形之手,不久之后,能让我与抚琴人成了文友。

约半月过后,山东一位好友来我处做客。陪同客人浏览家乡的风貌,陶瓷市场总是一个情趣之地。这天,或是停车方便,或又是那天听曲之故,下了车,我与友人便径直走向“聚雅轩”的门。

整个市场的百十幢房子一个样,每间屋前后都是门面,只是内部布局显区别。纯经营户,整屋都摆满货柜,“聚雅轩”属自产自销的一类:朝北半截为工作室,中间一道透明的玻璃隔断;另一头,靠墙的两排红木样品柜,展示业主的作品。屋中央,放着一张3米多长、宽约1米的独块红木茶桌。

店里仅有一人。茶桌边,那位微笑中边品茶边看着手中报纸的男店主,见我们进了门,马上起身相迎。

这位中年男人亲和而寡言。他只是简单地说了声“看看吧”,便再没多说半个字,引导我们逐柜看壶。

有手段的艺人,店中的展示柜里,置放的都是自己的原创作品,包括它们各个作品的获奖证书,还有艺人自己的从业资格证书与社会上所获的荣誉。

稍转了一下,我知道了这是对艺人夫妻开的店。男主人孟小军,女主宗卓芸,都已是高级工艺美术师。

面前男主人热情中的低调品性,加上往日女主人用古筝弹奏的那曲《晚秋》,都让我对该店有了探究的兴趣。

友人难得来紫砂壶的世界,正聚精会神地随男主人细致观察着各类壶器,我是见惯不怪,思想开了小差,先是通过玻璃隔断,打量了房子里另一截的工作室。

工作室那头空无一人。临窗处,一架古筝上覆盖了一条白色纱巾。

目光投向红木茶桌。我将注意力放在了那张令男主人独自观看竟会产生笑容的报纸。

翻阅这张晚报的副刊,见头条文的作者署的是宗卓芸之名,我内心便有一看全文的冲动,而见文章标题竟为《静静的先生》。

那天,友人看中的是一把宗卓芸所制的朱泥西施壶。本以为名家作品,价格必然过万,没曾想男主人在互留名片后,仅收我了几千元壶款。

“壶是用来泡茶喝的,好壶,也要让人买得起。”

临别,男主人的微笑与那句朴实的话让我留下深刻印象,让我更惊讶的,是女主人满是温暖的文笔,尤其是写她先生一文的结构。

“……人有千种万种,每人有每人的活法,静静的先生,在我心里要说多好有多好,就是听他那均匀的气息,在我看来,都是一曲曲曼妙的歌,醉人醉心。”

一个灵魂有诗意的女人,往往在她的一生中始终有自己的理想、追求,而且有一

颗童稚之心,在平凡的生活中,会发现他人无法发现的那份美好,从而让自己的生活充满诗情画意。

同在一个小城,同有文学爱好,卓芸也曾看过我发表的多篇文章,在闻知我光顾了她家门店之后,当天就加了我的微信,说是要“登门拜师”,让我“传授”写作知识。

恳切让人难以拒绝,我发了所居山庄的导航位置。

两天后的下午,卓芸春风满面,携礼而来。

给我第一面的印象,这一张流失了青春年少的脸,是一本封面精致的书,想必里面写着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。

刚踏进我的书屋,她马上就将我欲泡茶待客的手按住,说是先让老师“考核”一下她的茶艺。

一身藏青的小领西装,得体中显干练。平和的语气丝毫不容置疑。满脸虚心里不见一卑怯。

卓芸不仅带来了一把自养好的一把壶,还带来了一包上好红茶。

一双灵动的手。开水烫壶、拨茶入壶、几浸几泡等一系列动作间,那壶在她手中翻飞,轻巧得一如纤纤十指掌控一张薄纸。

卓芸的茶艺表演,让人感受到她一种若有所思的慢一拍,一种不着痕迹的自我珍重,同时包含着对自己茶艺的欣赏。而这种气质,自然传递给了身边人一种舒适,并感受到她的心境淡定温和。

经多个环节后,当她将茶盏用茶夹呈在我面前,从盏中清丽的茶色中升腾起一股暖香,扑鼻而来。

我们聊文学,就是从她那篇写先生的文章开始的。

“我们是高中的同班同学。一样的性格,使我们的爱情一直是细雨润物的那种。婚后,我发现其实平淡也是一种美好。比如我的先生,性格内向,在他身上所见到的平淡,便是一种胸怀。对待生活,他开心了笑,不开心就过一会再笑。在别人眼里,或许他的安静是一种木讷,而于我而言,他很完美,因为他懂得珍惜。他待我的好,点点滴滴,我没一刻不感受得到。暖一颗心要多少年,我真的为这辈子能与他牵手同行而感到幸福。”

茶桌上一头放有一盆盛放的茉莉花。茉莉花的清香弥漫书屋,它的洁白淡雅一如对面说话的人。

“我之所以写他,就是认为,你如爱一个人,就该打开心扉,让它自由流淌,让对方看得到,听得到,感受得到。可苦于自己笔拙,所写文章自己总感觉不太满意,所以来向您请教写作知识。”

清秀文静的脸,明亮清澈的眼睛,投向我的目光,谦和中也满是柔和温暖。

知道了,这是一个懂得在岁月长河中吸取营养努力前行的女人。

接下来的交流中,她讲起在写作中所遇的一些难题,向我求助。我坦诚地说出自己对文学的理解与实践过程。

卓芸对知识如是渴盼,该也是出于对我的尊重,一双灵动的手,将我的话在一字不落地写在笔记本上。

送她出门时,我提及了她那柜里的几张“优秀社会妈妈”证书,这让一直很安静的卓芸顿显出十分欣慰的表情。

“我助学的这群孩子,都很上进。”卓芸平缓的语气中不乏自豪。

启动车辆,卓芸开窗含笑向我挥手道别。我目送着她的小车在林荫道上渐渐消失。

这是一双渡人之手,亦是一双渡己之手啊。

感叹之余,我心中如是说。

情趣·健康桥

美味

| 陈俊江 文 |

美味,是相对的。譬如今日,寻思白菜炖肉,于是白菜炖肉,炖了,吃了,不过尔尔,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。

这白菜炖肉能成为概念中的美味,主要得力于老同学爱勤的渲染。刚工作的时候,我们摸索着自己开伙。几平方米的宿舍,门前过道上支一只炭炉子,一锅一勺,碗盏家伙七拼八凑,花式不一。菜品不分好丑,手艺不计工拙。一个卤素鸡、一个毛豆炒咸菜,也可以咂吧得津津有味。有时豪一下,做红烧肉,收获了不少好评,一哥们是这样夸的,“好吃呐,打个嘴巴子也不松口!”从此朋友的江湖里多了个美味的传说。

冬天了,大白菜涌上市,那就大白菜炖肉。白菜、肉片、百页、慈菇一锅烩,撒上青蒜花,淋上芝麻油,小碗调好红亮亮的大胡椒,散装的大麦酒弄二两。趁着热腾腾的锅气,呼哧呼哧,大块朵颐,头上冒汗背生暖,直把冬寒雪飘吃成春暖花开。那滋味,美!

从那时到如今,逢相聚忆往昔,爱勤同学每每说起这白菜炖肉,一铺陈一夸张,听得没吃过的人常常起哄要尝尝手艺,听得我自己也笃信这真是美味。哪知今日再试,却有些失落,于是微信爱勤说如此这般,他秒回:“你变修了!”我听了不禁莞尔一笑,想,当年油水少,吃这白菜炖肉,的确有味;岁月流转,我们念念不忘的也许不再是当年白菜炖肉的原味,而是这道菜的附加值,比如自己做饭的成就感,比如酒酣耳热的兄弟情。

如此说来,美味,美在相对而言。天下美食,千滋百味,人各有所好。即使同一人对待同一食,也很难一个态度一以贯之。年岁渐长,饮食习惯也会相应有些变化,曾经特意排了队等候甚或专门寻访的那些美食,如今可能只是浅浅尝一尝。此一时,彼一时,所以说,美味是相对的。

那美味有绝对的吗?有!有的食物他人视之一般般,我偏觉得不一般。比如糯米肉圆,“盐城八大碗”中俗称“肉团子”,绝对美味,百吃不

厌。私心忖度,这跟童年生活相关,小时候吃了觉得好的东西永远是个好,至老不渝。从表象上说,人之怀乡,就是怀人,就是怀想家乡风物,甚至就是怀想某个人做的某种食物。不管离乡多久多远,依然忘不了那个味儿。从情感上说,对某种美味的眷恋,也合乎心理分析学说关于童年情结的阐释。年轻时,我还不大好意思强调自己喜欢糯米肉团子,觉得有点下里巴人,如今啊,理直气壮。

还有些美味,言其绝对,绝对是在于回味。这些美味,不再是口腹之欲的满足,而是心理情感上的一笔存款。时光知味,生活留香,经历岁月的淘洗,有的美味就多了一份回味。

有一年夏天,沿长江漫游到无锡,一位同学为我做了江南特色红汤面,又夹来两大块酱排骨塞入滚热的面碗里。那碗面啊,回味悠长。从此就把酱排骨记在心里,每次去无锡,我都要特意拐到市中心的“三凤桥”去买一些。到无锡交流学习,还特意请同事们品尝酱排骨,为我心目中的美味做一番推介,这让我很有成就感。

在南京念书时,喜欢鸭油烧饼。1989年暮春时节,和同学一起在察哈尔路一条巷子里吃了鸭油烧饼,饱满酥脆,唇齿留香。当时临近毕业,心中不免怅然,这鸭油烧饼就又多了一个味儿,加之后来很少再吃到,想起来愈加回味悠长。

于是想起鲁迅先生小说《社戏》里吃罗汉豆的情节,试想那豆能好吃到哪儿,却是迅哥儿心中美味。“真的,一直到现在,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。”迅哥儿是小说中人物,但我坚信这句感叹就是鲁迅本人少小时乡居生活的体验与回味。

人生如盛宴,生活有百味,每一味都有其道理,需要慢慢品。我想,等爱勤同学来访,还用白菜炖肉招待他,杯盘共笑语,灯火话平生,在时光深处,在你我的絮叨中,这白菜炖肉应当依旧美味,而且会越来越有味。



插画 戎锋